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〇七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逕啓者：關政治委員爲晉綏邊區的創造者，其生平故舊部屬學生多在晉綏，茲爲永久紀念死者並作爲我們全體軍民學習的教材起見，決定編印「關向應同志紀念冊」。凡有紀念文章、詩詞、回憶、斷片等等，不拘形式，統請於八月十五日以前，寄交分局總書處收轉本會（稿）。

晉綏邊區各界追悼關向應同志籌備委員會

七月二十八日

寧武民主政府明令

沒收南逆桂馨等財產

二千戶貧苦農民將分得土地房舍

（本報訊）寧武民主政府接受羣衆要求，已將大漢奸——日閻期間之經紀人南逆桂馨，前寧武偽縣長楊逆道一，前山西偽晉綏總長趙逆廷英三人財產：土地一萬數千畝、院子三十餘座、房屋二千五百餘間，刷發佈告，明令全部沒收，並無代價的分配給貧苦農民耕種和居住。其分配原則爲：貧苦抗屬、幹屬、死難烈士家屬、抗戰有功及受害最大之羣衆以及無地少地之貧苦農民，享有優先權，其次爲一般農民。此項土地房屋之分配，將使寧武二千戶農民得到實惠，從貧困中翻身。

（又訊）城周圍欒峪、欒畬咀、周家偏、姜莊子、石殼等七個村莊一百七十餘戶農民中，已有七十八戶貧苦佃農分到土地。分配時將各村羣衆都進行了民主討論並決定具體分配辦法，如將好地壞地、近地遠地配搭開，照顧逆產地之原租種戶（原佃戶比一般人多分，今年已種莊禾，一般不交租，歸原佃戶收獲）如得地爲極貧苦之農民，原佃戶可以百分之十五的收獲量交租，以照顧得地人民之生活，秋收以後即由得地戶耕種。欒畬咀原佃戶趙毛銀分得逆產好地十五垧、房屋五間，縣政府立即發給地證和房約，喜得他合不攏嘴來。他逢人便說：「這一下有了長肉的骨頭，再開上些伏地，明年就一定能翻過身來。」石殼等村抗屬周福壽等二十六戶得地一百餘垧，便積極組織變工鋤草、翻伏地，生產情緒大爲高漲。鄒說：「有功的得獎，惡害的受罰，這才把世道變過來啦！」欒畬咀老農毛娃子感動的對人說：「憑上八路軍，咱們莊戶人才好活嘍！」（郝永武、紀希晨）

城周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民

土地全被漢奸惡霸佔據

民主政府正全力發動減租清算

（本報訊）寧武解放後，我民主政府正集中全力發動人民進行減租清算運動。由於八年來敵偽與封建地主結合壓榨和閻錫山「兵農合一」暴政，使寧武城周鄉村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民失去土地，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漢奸惡霸地主手中。據初步調查，城周圍四十里內數十個村莊的土地，絕大部份全爲居住城內的六十七家地主所佔據，例如大地主兼偽合作社經理梁鋼仁一家，便擁有土地七千畝，八個村莊農民全是他的佃戶。東門外欒峪、欒畬咀等十七。大漢奸南桂馨、偽縣長楊道一、偽山西警察總長趙廷英和地主劉茂春等各人霸地均不在五千畝以上，此外並佔有春鵝兒窊、僱樹坪磁山和方圓九十餘里之森林山地。當地民諺有云：「行路一天半，還是南家地」，來形容此種封建土地集中的情形。敵佔期間，地租負擔益重萬分，苗莊子杜璟仁租地三垧，交租石五外，還要給地主給敵人繳一石「負担糧」，川上全部收獲，還得倒貼牛工錢，陷於飢寒交迫境地。欒峪農民說：「地主剝削的我們實在受不了，連他們家中的老鼠鴿子都是吃咱的！」我軍解放寧武城後，四鄉農民紛至政府控訴冤苦，要求減租清算，佃戶們四捨說：「如今撥開雲霧見青天，再不減租可只有死嘍！」根據羣衆此種迫切要求，政府爲幫助羣衆迅速發動起來，擺脫封建剝削，於本月中旬特集中抽調大批幹部，組成工作組，分派至數個中心區工作，目下各村農民到處集會，並分選代表，計劃召開會議，全面開展減租清算工作。（張永武、紀希晨）

靜樂縣府應人民之請

沒收漢奸王晉財產

土地房屋分給無地無房貧民

（靜樂訊）靜樂大漢奸王晉，敵人盤據靜樂時，死心事敵，曾任過偽教員、敵偽合作社經理。憑藉合作社名義，強迫羣衆入股，推行「配給制度」，從中敲詐民財，貪污全部股金。我解放靜樂後，該犯勾引青年，攜谷隨敵投奔太原，積極充當閻偽爪牙，欺壓人民。城關羣衆對王犯惡行，早已恨之刺骨，屢次要求政府依法嚴辦。爲此，縣府根據人民請求，將犯財產全部沒收，共計土地三百八十四畝，房子一百二十間，經農會、民兵討論，有計劃分與四十九家無地無房貧民。爲使達到徹底翻身，並由農會訂出七八月生產計劃，五百餘畝高粱穀子變工鋤完二鋤，三百餘畝莜麥搶收完畢，月前加緊鋤三鋤，到七月可抽出勞動力，開一條六十丈長的堅固水渠，能澆七百畝地，趕八月中旬即可完成，待秋收後地凍前澆地一次，地裏結冰，可將害虫凍死，來年莊稼，更好插苗。（段智全、任文寬）

解放後的寧武人民

冒雨集會伸雪奇冤

戰犯孫德安等伏法

（本報訊）七月十五日，寧武城鄉數千羣衆冒雨舉行公審戰犯控訴漢奸大會。當戰犯漢奸孫德安、王甲生（綽號「餓狼趙」）、李二牛在萬目睽視下步入會場時，人羣中不斷迸出「我們要報仇！」「槍斃戰犯漢奸！」「擁護救命恩人共產黨！」的喊聲。戰犯孫德安曾任敵雁北諜報處長，晉北十三縣「和平團」總團長、敵晉北特務機關「洪進會」顧問及日閻間晉北專任聯絡員，不斷來往天津大同太原間。日本投降後閻錫山又委他爲「進步社」第四區少將副主任，從事各種破壞工作。數年來我解放區軍民及淪陷區同胞，被其血手槍殺絞死者在三百人以上，百餘婦女遭其侮辱姦淫。「餓狼趙」王甲生任敵警備分隊長、「和平團」與閻愛鄉團團長，向以燒殺搶掠勒索人民遠兇四鄉，我區民兵羣衆部隊因他引敵逮捕殺害的，有二百一十人之多。李二牛爲敵大村長，閻特「流工組」便衣，他引閻偽軍把寧武三區姜莊子、周家偏等十幾個村莊洗劫一空。此次寧武光復，該逆等畏罪潛逃，但在羣衆到處搜捕下，旋即扣獲。主席宣佈開會後，到會男女老少紛起伸冤訴苦，控告戰犯罪行。七十多歲的李老漢流着淚珠手指孫德安：「就是你逼着咱大人娃娃加入「和平團」。就是你把四百多後生送給日本人當礦工，又是你報告說他們「通匪」，一次就殺了一百一十多個，使我們許多老漢絕後斷門！」他哭着向全場人疾呼：「把他用刀剁碎來祭死人。」姜莊子李金娃望見台前的戰犯，立時想起慘死的娃子，心如火焚，淚流如雨，猛然從懷裏掏出一把利刀，就向孫德安撲去，被人勸阻後改用拳打：「你，你，啥孔子害的殺人精，你當狗腿狼牙時可知有今天！……」全場憤激齊高喊：「打死漢奸！」一時雖大雨滂沱，衣服盡濕，但人羣仍堅持鬥爭，控告者此起彼立，爭訴不絕。西關寡家婦之母剛怒泣，把話講完，就坐倒場內放聲大哭，引得許多死難者家屬都嗚咽起來。她說閻軍在寧武時，她兒子因爲民主政府發糧救濟西關人民，被「餓狼趙」報告流工組活活勒死，她要求大家替她報仇。遭閻軍洗劫的李樓牛說：「漢奸李二牛單在周家偏一村就刁了一萬多白洋的東西，我的牛、羊如今還圈在他李二牛的圈裏」。他提議把戰犯財產沒收，幫助羣衆重整家園。控訴繼續達兩小時，最後縣長王子仁代表政府全部接收羣衆要求，將三戰犯當場槍斃，偽人員劉光先、王中在寬大政策感召下，已悔過自新，當場予以釋放。對被殺害之劉丑娃、常傑驥，政府立即給每家救濟二石四斗糧，人民同稱「民主政府賞罰嚴明」，人心大快。（晨）

閻錫山曾經如此「計劃」

七月份佔我神池五寨

（本報訊）閻錫山破壞解放區之惡毒陰謀，從我寧武自衛戰中繳獲的各種閻方文件亦暴露無遺。閻錫山偽已（六月二十八日）致其「寧神五軍事控制區」指揮喬仁蘗之手諭中稱：「我正規軍必須主動打敵人」。而「流亡」寧武城內之神池、五寨閻偽縣政府，則製訂了對解放區「政權開展辦法」及在解放區內建立「兵農基幹地下工作計劃」，派遣大批有「無限殺人權」的武裝特務——「內線秘密活動組及小組武裝活動組」，潛入解放區進行暗害，並公然計劃於七月份內「乘機策動」「變地下政權爲地上政權」，配合軍事進攻，攻佔我神池、五寨。這些狂妄的計劃，因我自衛反擊勝利進展，是被粉碎了，但因我方幹部羣衆警惕不足，疏於防範，致予特務暗害分子以可乘之機，使我遭受巨大損失。閻偽神池縣長朱志美、五寨縣長侯育才，在五月廿九日及六月十四日給閻錫山的報告中，即有如下的自供：「五月廿二日晚，「兵農基幹」×××隨同閻偽「復仇團」廿餘人前往五寨石角村，扣獲我自衛隊長王丑娃、情報員曹廷及西關羣衆傑聯三人，均已被殺。」「三十日在朱家川活捉回偵察員侯成先，三十一日在蘆家溝捉回民兵隊長王民，六月十一日在廟溝扣獲拐幹呂混科，十二日又扣生產兵劉富富」，「五月二十二日第五蠻門小組×××等三人曾手榴彈五顆突入磁窯溝，把二區除長范保生炸傷……」爲更加大在我區的特務武裝，朱逆志美向閻錫山請求再撥「發步槍百枝，手槍三十枝，以利搶擄……」提以列舉的簡單材料中，已可看出閻方特務對我區之狠毒。我全區軍民應提高警覺，深入開展防奸運動，粉碎閻特陰謀。（紀希晨）

軒崗解放後

清算減租熱烈開展

群衆自動支援前綫

軒崗高小已整理恢復開學

（寧武訊）軒崗鑛解放後，革命秩序迅速恢復，羣衆運動亦已開展。我民主政府首將隱[illegible]的三十石租穀，救濟失業礦工和貧苦羣衆。工人經教育後，發動清算惡霸石家集，敵佔期間，工人糧食由石某統制，每斤小米扣沙一兩，高粱麵摻麩糠二兩。工人們紛紛提出控訴，經三次清算，最後一次參加的有一百一十七人，共算出糧食五千七百斤，按工人勞動時間公平分配，民主決定將二千斤糧作爲恢復煤礦基金。當時有些積極份子怕人少力量小，顧慮「變天」，「炒了豆子衆人吃，打了沙鍋一人賠」，幹部乘此進行「組織起來力量大」的教育，啓發他們積極發動羣衆，由此工人隨即自願組織工會，推選陳滿爲工會會秘書。人參了力量也壯了，接着就自動起來，鬥爭煤礦一「接收委員」郭仁發、會計股長侯進子，工人楊玉貴說：「現在不是過去了，解放了。閻偽事在時，咱們勞動一天，還不及你們親友勞動半天的錢多，你們把咱們的白麵都給「煤礦警」吃上，說是好好打八路軍，現在，快把工資吐出來吧！」郭侯兩人當衆承認錯誤，拿出法幣十一萬七千三百元補償給工人。同時將日寇忠實走狗漢奸劉有五兩號後收，東西分[illegible]衆。此外，[illegible]初步組織起[illegible]選張雙喜任[illegible]局等開展減[illegible]鬥爭。羣衆[illegible]中覺悟提高[illegible]起來支援前[illegible]衛民主的軒[illegible]途鐵彈、拾[illegible]。兩個連受[illegible]迫的青年傳[illegible]呂效增，自[illegible]參戰，閻長[illegible]等借租四千[illegible]，並將自己[illegible]修好，動員[illegible]輔大車趕運[illegible]實夜奔忙，[illegible]熱紅也不休[illegible]內南民並熱[illegible]傷員。

（又訊）軒崗高小[illegible]現已完[illegible]經動員整[illegible]於七月三日[illegible]學，該校設[illegible]逆講，只[illegible]秀好老先生[illegible]很歸照顧，[illegible]閻秀山同志[illegible]已有學生五[illegible]，自前正積[illegible]中。（張生步雲）

老平地泉大規模壓青
百垧牲口闢墾飛機場

（新華社集寧廿七日電）綏蒙地區農村已開始壓青，集寧五區老平地泉等村壓青規模尤其龐大，已將敵佔八年的飛機場闢成良田。該村羣衆最近開展減租清算運動，鬥回土地五十多頃、牲畜二十五頭，生產情緒百倍增高，組織了四個行政村的百頭牲口，開墾飛機場。該飛機場在黃旗海附近的平原上，長八里、寬五里、面積二百頃，原爲肥沃糧產地，經日寇霸佔，強征民夫修成飛機場後，百餘個戶失去了耕地，現在它重歸於人民，每日天明，成羣牲畜趕往開墾，預計二十日即可開完，明年全部播種，可使四個村做到耕一餘一。

寧武石板橋變工隊
調整勞力突擊扣伏荒
婦女參加鋤草糜穀已鋤兩次

（寧武訊）石板橋的砍山開荒變工隊，目前正有計劃的進行砍山、開伏荒，組織婦女夏鋤。該村砍山除原有十七人，現已增至二十二人，因目前正需要砍大樹做板子，不能大夥砍，用不了這樣多的勞動力，組長吳成元就和大家研究，變工組抽出十一個人，村裏十二戶抽出六犋牛共同去開伏荒，其餘十一人砍山做板子，計劃開伏荒一百三十畝，砍山賺洋四十萬元，開荒砍山所得利益由二十二人均分，每犋牛頂兩個人工，按工分地，不分砍山工資。另外，各家婦女組織起來夏鋤，吳成元、炳元兩戶，四個男人參加砍山，四個婦女編了一個夏鋤變工組，周二來、三來兩家，兩個男人砍山，留下一男二女鋤地，其他還有好幾家都是這樣組織，現在全村的糜穀已鋤過兩次，豆子、胡麻也全部鋤完，開荒隊已開下三十多畝荒地。（周恭）

（又訊）分水嶺村，今春開種的一百五十多垧的荒地，莊稼長得很好，因此扣伏荒的情緒更高，但因六個犂工組共只有六犋牛，不夠使用，有五戶便設法找親戚借牛，另五戶就組織起來人劃，現在已扣熟荒一百二十九垧，正努力動手開生荒。

興縣城關及二區大川各機關
幫羣衆治油汗獲得成績
今後應繼續幫助羣衆作務棉花

（本報訊）興縣城關及二區大川駐地機關，幫助羣衆消滅油汗的一週突擊運動，上月二十七日檢查結果，做出不少成績。從水磨灣到趙家川口四十五里大川的廿多個村莊，據不完全統計，挽救了二百卅七畝半起了油汗的棉苗。這一運動中，幫助抗屬及貧苦農民，烟葉一百四十餘斤，肥皂十七塊，辣子二斤多。各機關學校幹部人員及學生，大都參加了。經過這次檢查，獲得如下經驗：（一）五龍堂王毛孩的棉地，經過秋翻，上地糞，細作務，棉花沒有起油汗。鄰地棉花，沒有秋翻、上地糞，作務的也粗糙，棉花全起了油汗，這說明秋翻地，上地糞，細作務，是預防油汗的積極辦法。（二）教導隊到後莊村幫助羣衆治油汗，羣衆不治，他們先幫助一家羣衆治好，讓大家去看，又召開了動員會，後來羣衆就有五十四人參加，這樣做出榜樣教育羣衆的領導方法是很好的。（三）後勤改治處的三畝棉花起了油汗，就趕快洗，油汗都殺死，每畝只花了一個工，說明早治省工又有效。（四）機關學校人員是一大批力量，有組織的幫助羣衆生產，會起很大推動作用。行署武主任根據各地各代表反映的羣衆情況與要求，在檢查會上指出目前各機關駐地工作，應繼續幫助羣衆作務棉花：打頂、擻角芽、鋤草，防止油汗的再產生；同時，對油汗咬過的棉苗，應鼓發動壓土，以防止暴風將棉苗颳斷。（劍平）

興縣吳兒申
創造捉螞蟻辦法

（興縣訊）螞蟻是蔓延油汗的害蟲，三區吳兒申行政村創造消滅螞蟻的辦法：用細磁碗一個（擦光滑），碗內放些豬油拌米飯或炒麵，窨在有螞蟻的地內，碗口與地面窨平，螞蟻進去吃米飯就爬不上來。本村村幹部劉大娶用此辦法捉了半碗螞蟻，喬家莊的喬生玉不但捉住了些螞蟻，還捉到不少的狗甲（蟲在地內咬禾苗根根），現全行政村已普遍採用，並向全區推廣中。（劉威珠）

「高粱窩窩涼水拌鹽」
皮帶馬鞭槍斃坐監
被俘閻偽官兵控訴閻錫山虐殺士兵

（本報訊）我軍寧朔自衛戰鬥中俘擄之閻偽官兵，一致控訴閻錫山發動內戰殘害士兵罪行。他們之中大部是偽軍和「兵農合一」下抓來的新常備兵，四十師三團三營機槍班長寇鳳三娃（忻縣偽保警察）說：「閻錫山到寧武，一個兵都沒有，現在的偽伍全是由各縣（偽）警察改編的，上級給我們的任務就是「肅清」八路軍。」士兵張貞的悲慘命運，足夠說明「兵農合一」暴政的罪惡，他家四十畝地，因父母年老沒有領「份地」資格，全被分掉，弄的傾家蕩產，自己還得當常備兵充內戰砲灰。保安十二團排長李光明，對我軍優待俘虜非常感動，他說：「你們這裏天天吃小米白麵，能看報，能說話，在那頭，連當官的也是天天「原子彈」（指高粱窩窩）冷水拌鹽，三個月沒見一個錢，不敢私下說句話，發現私下說話就加「偽裝份子」罪名槍斃。閻軍生活痛苦，士氣頽唐，中下層官兵極爲憤激，故「一二三，手榴彈，大砲推了閻錫山！」的民謠在軍隊內暗中頗爲流傳。士兵管理完全採用法西斯恐怖手段，十七歲的閻初功稱：「在閻部當兵不是皮帶馬鞭，便是槍斃坐班（禁閉）」。他說十二團一營班長郝金義因想家不顧打仗，喝醉酒後說了句「八路軍快來吧」，於六月二十九日立地拉出槍斃。因怕士兵厭戰動搖，閻錫山嚴禁士兵與老百姓接近，士兵將維忠修堡時和老鄉談了兩句話，竟被關禁閉半月。（晨）

科潤白和潤白童兒
打地老鼠保護山藥
推動全村都打　還要打吃獾

（陽曲訊）五區多子村兒童團團長白潤和、班長白潤科，從夏季以來，積極打地老鼠，保護山藥，兩人已打死三十多隻。他們並發動了村裏的四個兒童，都學會打的辦法。在他們影響下，現在村裏不少的人都鬧打地老鼠的架子、鐵針等，他們還計劃打吃獾。（白三保、白潤寬、白丁卯）

晉東北晉西北連成一片
商運交通四通八達
貨棧騾馬大店正沿交通城鎮建立

（本報訊）自我軍解放朔縣、寧武、繁峙、代縣、崞縣、原平等地後，被敵偽和閻錫山割斷多年之晉東北與晉西北兩區已連成一片，商業交通即告恢復四通八達。連日以來，從五寨、岢嵐、河曲等地商運駁騾成羣結隊，奔赴同蒲北段沿綫新解放區，運送大批食鹽、用具等供給遭受饑餓之人民，[illegible]寨、神池之麻油、皮毛，源源運銷晉東北各地，[illegible]山等地之布疋。爲便利私人商運各地貿易機關正積極在寧武、原平等重要城鎮成立運輸貨棧，沿交通綫之騾馬大店紛紛開張，「顧客光臨，脚貨便宜」之紅白旗幟，迎風招展。商人們會見了多年不見的老行家，莫不喜笑顏開，盛讚民主政府之自由貿易給予人民的利益。（生）

平介人民支援自衛戰爭
爭交公糧趕做軍鞋

（新華社呂梁三十一日電）平介人民熱烈支援自衛戰爭。夏收後各村爲使守護和平民主家園的前綫將士得到飽食，日夜爭先繳交公糧，迄今全縣已收到羣衆送來的麥子五十萬斤（內有小米一部）。三十山鳳、龍城、三家莊等廿餘村，三天內即交納公糧二十二萬斤，一、二區各交十三萬斤，屢遭閻軍搶糧抓丁的四區人民，交納公糧亦甚踴躍，他們說：「民主政府幫助咱們開渠灌地，每畝增產二斗，交這一點點公糧，還不及過去敵偽閻一次搶走的多。」從閻區逃來解放區的某士紳，目睹沿途羣衆紛紛埋藏糧食，打擊閻軍搶糧，和羣衆向民主政府踴躍交糧兩件情景，甚受感動，他說：「眞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與此同時，一、二、三區婦女，更趕做大批鞋子，已有兩千雙交至我縣區政府，不久將有七千雙結實的鞋子送給八路軍戰士。

高宗寅連長要求歸隊

（神府訊）高宗寅同志曾在興嵐支隊任特務連長，今年四月間復員回家，生產很積極，近來看到國民黨反動派到處調動大軍向解放區進攻，非常痛憤，自動跑到三區區公所，要求重歸部隊，保衛家鄉。他說：「我參加過十年土地革命戰爭，八年抗戰，目前反動派要進攻咱們用血肉換來的民主自由地區，咱是絕對不讓的。」區上接受了他的請求，並照顧了他的生產，分配他領導全區民兵，現在他們正從夏鋤扣伏荒等生產中，配合着演習爆炸，鍛鍊保衛家鄉的本領。（張宗功、白明忠、屈倘）

貨物被沒收商號成兵房
文水城商號大部停業

（本報訊）據文水城逃出商人談：閻方爲擄取商民資財，近日對城關各大、中商號正進行「沒收貨物」的恐怖措施，其具體步驟爲：首先由閻方縣長王作材派人員到各商號強行登記，繼即將貨搬走，已被沒收者，計有鉅和隆黑豆三十萬斤（合洋四百七十萬元），大盛和大煙土九十三斤，德和公黑豆等雜糧五百餘斤、油一千斤，該號掌櫃許貴家亦遭查封。其餘三興厚、協和裕、意合成，萬興隆等小商號亦因稅收繁重閉門歇業。加以強徵各號年輕夥計參加「自衛軍」，擔任城防，致全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商號，均紛紛關門停業。鉅和隆自黑豆被沒收後，將北平之分號也拉塌了，現在街道上烏煙瘴氣，鋪號盡成了兵房，在垂頭喪氣的商人中間，流行着這樣的歌謠：「貨物被沒收，害了關老頭」。（馬明）

羅頭溝工人減炭租後
調風治水修疊梯
每日增產四百籠炭

（離石訊）二區羅頭溝有五個煤窰，是離石很好的產煤地，它供給本縣二三區，和河西吳堡沿黃河百里遠、四十里寬村莊的燒用，旺月時窰上有一百三十多人上工，淡月時也經常有六十個工人挖煤。過去窰主只曉得削剝工人，不注意提高生產，連馬架和窰口石破爛不堪，都不顧出錢修理，以致下窰工人受苦，一天只能拉十五斗煤，最近工人杏聯等從出山主手裏收了窰，四二年起每年租白洋六十八元七毛五，和減出去年的炭租二百四十担後，生活得到改善，即努力改進煤窰工具，如老工人張元揚同志時常用心調風治水，又和大家研究新修了三個「梯」，現在每天能拉炭二十五馱，可多產四百籠炭。（康竣山、吉振遠、王明等）

陽曲四區硫磺礦工
在政府扶助下積極增產

（陽曲訊）四區新解放區窰家溝等十五村，地少人多，產糧僅夠半年食用，都依靠開硫磺礦維持生活。貿易局爲扶植硫磺生產，解決困難，預支給小米一千五百斤、麻油一百五十斤、土布二百疋、收硫磺頂款，代爲推銷。現在每人每天可生產得小米十斤，春夏以來，工人以出賣硫磺的錢買得了土地和毛驢，所有工人都解決了夏衣及日常必用品困難。在農忙中工人還抽時間新修滴兩座礦洞；墕南山與前四里工人也正加緊修新礦洞，熬硫磺。現爲開闢銷路，避免奸商操縱，全區工人集一千七百餘斤，成立硫磺合作社一處，決定所有硫磺必經合作社收買出售，供應工人以必需的物資、工具等，並從技術方面指導工人進行生產。（張從惠、楊興盛、賀力工）

工作意見

幫抗屬生產建設家務

法孝

興縣優抗工作今年提出爲抗屬當家的辦法：根據貧苦抗屬的具體情形，幫助解決發展生產中的困難。四區模範優勝村抗屬劉合子叔姪二人沒地種，村裏撥了三斗米，幫他買了兩垧地，又把去年部隊開下的無主老墳地撥給他，羣衆還調劑給他五垧半地、七垧山地，他叔姪二人已有二十一垧地耕種，不愁吃穿了。賈家莊韓各轉丈夫參軍，她一人生活困難，去年村裏撥糧三斗，給她買布機一架，送她到紡訓班學織布，今年村裏又撥糧給她買棉花供她紡織，又幫她買好地一畝種上棉花。屬李社芝母子二人，她代耕土地給村人覺着勞動力有困難，村裏給她調劑了一畝地，吃穿問題已可解決。紅樂村抗屬十元效二斗糧，各村只有幾戶，以後還缺乏口糧，生產也有影響，他們不同的困難。興縣抗屬，在具體幫助貧苦抗屬的，用力不大，便使他們逐漸脫離公家和村人的幫助自食其力，這種辦法很好的。如康家坪九戶抗屬本來都不缺勞動力，但村裏決定每戶都給幫幾個工，形成勞動力把村裏的浪費。李家缺口糧，但是給村裏了六個生產，去年把新翻身農民李幫助買賣水地的二畝半地，賣掉了，好賭博不事生產，村裏又借糧的德勝，水地仍給他耕種了，今年村裏又把上糧，秩不注意張的補助不好，好生產一畝，幹部卻未從生產上改過多方想法幫助抗屬發展生產，但只強調代耕借糧，教育設法的思想有些辦法不好，因而把抗屬單純依賴公家的所有還有抗屬生產的，然經濟狀況了依靠分配，但不是幫助抗屬建立家務長期打算的作法。我們應該發揚爲抗屬當家的精神，改正那些不正確的作法。

敝部財政科高憲伯同志於本月廿五日下午，在五龍塘張家[illegible]款存根第六十五號至一百號，[illegible]四號甲種支付命令伍百萬元[illegible]日白紙收據玖百萬元一張，除[illegible]分局李明同志七月二十四[illegible]一律作廢無效，本部[illegible]另換新證。

蔣陸軍四分之三投入前綫 內戰開始具有全國性

蔣軍在進攻中損失五萬餘，兵力分散耗損，士氣不振，已造成不可克服之困難

（據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蔣介石已將共全國陸軍九十一個軍中的七十一個軍（即百分之七十八的兵力）投入內戰前綫，內戰已由中原擴大到蘇皖以及整個蘇北，而東北蔣軍亦正待機行動，中國內戰已開始具有全國規模性質。七月一個月中，蔣軍連續侵佔了解放區十四座縣城與三百餘個村鎮，誰進攻誰已昭然若揭。但蔣介石在進攻的一月中，已付出了五萬三千人的代價，至少佔其陸軍兵力的十五分之一。一般認爲城鎮可以互易其手，而決定戰爭的最主要因素——有生力量的龐大消耗，却是難能補償的損失，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進攻愈擴大，他的兵力也就愈分散，在解放區軍民的堅強反擊下，蔣軍將繼續損失他的更多有生力量，士氣亦必然日益低落。目前防守蔣軍後方十五個省份的兵力已減至二十個軍，最近又抽出三個軍投入內戰，兵力不敷，士氣低落，就將是軍事方面蔣介石所遇到的一個不可克服的困難。十日以來的戰況：一、蘇皖方面，蔣軍包圍該區的兵力達五十萬，已出動進攻者即有二十五萬人，若干路已侵入解放區百里。南路蔣軍侵路我如皋、天長、蔣堰鎮，侵佔邵伯、高郵、海安。西綫蔣軍侵佔盱眙、泗縣、靈縣、渦溪口，攻佔五河。北路蔣軍仍陷取淮城。南路蔣軍曾在如皋、泰興一帶遭受新四軍殲滅性打擊，蔣軍損失兩萬人以上。在這一進攻作戰中，蔣介石已將江南地區部隊全部移作暗淮，國民黨宣傳機關拚命叫嚷「共軍威脅京滬」，並至捏造作僞謀一發動一謠言，但其進攻天長的七十四軍卻並是警衛南京的部隊，而衛防浦明峨山的什一軍調在京滬鐵路警備，現亦充作進攻蘇中的機動兵團。雖然如此，蔣軍的後備部隊仍然無得一從步無必大此種士氣，特別是四十九軍主力被殲後，對蔣軍士氣影響很大。二、中原方面，我軍分路突圍後，平漢路西李先念部隊之一部已逃入陝南、山陽，蔣軍沿途追堵擊、圍殲，但均爲我一一沖破，勝利突出重圍。可笑的是蔣介石一面謊言三百萬紅捕李先念，同時卻要李司令員到綏靖署談調處。向西突圍之王樹聲部已到達鄂陝邊境武當山地區，蔣軍追擊之綠，在保康北被我消滅四百餘。向東突圍部隊一部已到達安全地帶，一部則在豫東、皖西與「圍剿」蔣軍激戰中。在追擊與堵擊中，蔣軍手忙脚亂，不僅中下級軍官及士兵厭倦，而且某高級軍官也認爲未能將我軍一一消滅」是一個大失敗，但蔣介石仍在懲辦「作戰不力」之部屬，嚴令積極追堵。三、山西方面，自胡宗南部北渡後，戰事即在晉南展開，蔣軍侵佔聞喜後，我被迫自衛，在浦客西北先後殲滅蔣閻軍五個團。並犯軍斷圖打通聞喜及臨汾間鐵路。白晉綫中點沁縣城僞軍已爲當地羣衆解除武裝，解放該城。在中國軍向邊山一帶繼續進攻，大同國軍亦用犯呼應，我採取自衛行動，相繼解除朔縣、寧武、山陰、繁峙、代縣、崞縣、五台、定襄、原平、忻口等地僞軍武裝。至此，同蒲北段五百里鐵路已無僞軍蹤跡，五台與呂梁兩大山麓連成一片。四、山東方面，戰事沿膠濟綫進行中。蔣軍五個軍互相接應，分頭猛攻，先後侵陷鄒平、章邱、張店、周村、淄川、博山、膠縣、即墨、金都，並將進攻高密城及尚在新四軍保衛中的其他車站，企圖打通膠濟全綫。濟南東北之濟陽，我軍於殲蔣軍千餘後恢復該城，旋又被蔣軍兩旅侵陷。此外，新撫秦皇島之蔣軍五十三軍偏聯合僞軍在冀東熱東之蔣軍，攻我熱遼解放區，奪取承德、古北口，控制平綏路，以隔斷東北冀北解放區之自，抓下加緊，並在熱聯系。東北蔣軍南滿集結兵力，企圖正利用調處時機打通瀋吉路，當局已佔據區的撫順梅河口段，並隨時進攻安東。

美評論家史溫稱：中共博得人民贊同 中共一定能勝利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舊金山廣播：美評論家史溫稱：中國反動派的拘捕，惹起了許多風波，他們甚至暗殺知識界領袖，參加民主組織及主張民主運動的人亦遭受到他們的排殘。現在如戰派展開更大的內戰，史溫總稱：如果不與共產黨及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就要釀成更大內戰。他主張一旦正式內戰，美軍須馬上離開中國。史溫結語稱：中共博得了廣大人民贊同，中共一定能勝利。

台灣糖業公司獨佔市場 操縱糖價投機發財

（新華社延安卅日電）資訊：行政院資源委員會與台灣公署合辦的糖業托拉斯——台灣糖業公司自五月二十二日成立起來，即大量以極低價格收購台產，剝削蔗農，並大量以其產糖迅過傾銷，乘糖荒之機，操縱抬高糖價，四月底滬市糖價每市担街僅五萬餘元，經該公司操縱後，本月中糖價漲至十五萬元，上漲超過一倍。按該公司[illegible]萬元，所得暴利悉由資委會與台署以四（署方）六（資委）折瞞，肥了國民黨官僚資本。該公司猶有組織美金作投機發財的本錢，其負責人聲稱：將有十萬包台灣糖陸續至滬傾銷。擧糖業界人士說：在該公司的傾銷下，古巴、荷蘭各國的食糖大量進口的形勢下，民營糖業如川糖及江南糖商的前途至堪憂慮。上海糖業公會，特於七月初集會決定呈文要求政府當局撤銷台糖公司，組織糖業請願團赴京請願，並請全國商聯會、上海市商會及各同業公會聲援。

此處不留爺 自有留爺處 處處不留爺 只有投八路

——陳立夫在平「訓話」時 某大學教授當場朗誦

（新華社延安廿九日電）據悉：今春北平當局全委接收了僞時機關，陳立夫、陳誠、熊式輝相繼飛平「公幹」時，某刊物論：「聽說憲兵司令部：老百姓說嚇破了膽，論陷區收復後，老百姓的恐怖和日本憲兵在時一樣。當陳立夫到平召集高級人員訓話時，某大學教授站起來朗誦一首詩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只有投八路。」陳勃然道：「你也懂說麼？」某神色自若，且重複後一句。另一次陳誠訓話時，某朗誦如前，陳詢出小本子威嚇說：「我記下了！」某答道：「記下吧，是我某某說的。」」

遠東國際法庭上的怪劇

昨天報上（見今日四版），登載遠東國際法庭審判土肥原的消息。土肥原是日寇侵華陰謀專家，歷任日寇在東北和華北的特務機關長，爲九一八事變、華北事變、蘆溝橋事變的主要策動者之一，一提起這一罪魁禍首的戰犯，我們中國人民莫不切齒痛恨。照理，我國代表在審判日本軍閥的法庭上，自應理直氣壯，控訴日寇暴行，列數戰犯罪惡，爲我千百萬被難同胞伸寃，督促法庭嚴加判決，明正典刑，可是出庭作證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國防部次長秦德純，既不能提出有力的控訴，反而慴於土肥原狂妄的氣燄，演成戰犯審判證人的怪劇。中國是戰勝國，日本是戰敗國，戰勝國的代表竟然在已經束手就縛等待判罪的戰敗國戰犯的前面表現得無能，這眞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可恥現象！

但是東京法庭上的怪劇並不是偶然的，這一怪劇的出現，一方面反映美國當局今天對日本法西斯戰犯不是給以嚴厲的懲罰而是採取姑息和縱容的態度；另一方面又說明國民黨政府當局是如何腐朽無能。在國民黨政府的官僚軍閥中間，秦德純並不是最典型的人物，秦德純在遠東國際法庭出醜，較諸國民黨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喪權辱國，腐朽無能殘害人民的行爲，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盡人皆知，「七七」以前，國民黨反動派實行不抵抗主義，斷送東北，簽訂上海、塘沽、何梅等協定，並與土肥原之流同謀鎮壓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運動。在抗戰中，反動派一方面消極抗戰，另方面與日本密使不斷往來，並實行所謂「曲綫救國論」，派遣大批特務投降日寇，勾結敵人，進行消滅解放區的陰謀。在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八月十五日演講中，即宣稱「要愛敵人」，要「不念舊惡」，在這種荒謬方針之下，蔣介石就使用日軍，收編僞軍，與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隊並肩進攻解放區，屠殺本國同胞，一直到今天，頭號戰犯岡村寧次還是安居南京，沒有受到審判。僅僅根據以上這些事實，就不難了解爲什麼日本軍閥對國民黨政府的代表根本不放在眼內。在過去的蔣介石政府曾對日本軍閥作無數次的屈膝，日本軍閥曾把蔣介石政府玩弄於掌股之上，在今天，中國法西斯反動派也還和日本法西斯殘餘保持聯繫，狼狽爲奸。正因爲如此，當幾個中國普通公民在遠東國際法庭上控訴日寇暴行時，東條土肥原等戰爭罪犯都「閉睛靜聽，默不語」，但當中國政府國民黨政府的正式代表出來作證時，戰犯們反而眉飛色舞，戰犯東條甚至哈哈大笑。

遠東國際法庭上的怪劇，象徵着蔣介石政府的喪權辱國和腐朽潰敗，它在國際舞台上不但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意志，反而在天天喪失我們國家的尊嚴，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中國人民流血犧牲爭來的四強之一的光榮地位，有被完全喪失的危險。

中國人民受日寇侵略的禍害最爲深重，在反日戰爭中犧牲最大，而戰後日本的民主化對於中國的獨立和平與民主事業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中國人民對盟國管制日本的工作是異常關切的，中國人民不能容許美國當局繼續縱容戰犯的政策，尤其不能容許國民黨政府當局對日寇戰犯的寬大政策，以致日本法西斯戰犯到今天還敢於對中華民族表示侮辱。中國作爲戰勝日本的主要國家之一，有權利也有義務積極參加管制日本的工作，今天的蔣介石獨裁政府對於這一歷史任務已再三證明其不能勝任。爲了保證中國在國際上的威信，中國人民再不能容許蔣介石政府獨自派遣代表出席國際會議。爲了使中國人民的眞正代表積極參加管制日本的工作，以保證日本戰犯與軍國主義的徹底肅清與日本國家的民主化，以保證遠東的持久和平，我們認爲盟國對日委員會遠東委員會和遠東國際法庭決不應僅僅有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參加，而應當容納中國人民，特別是對日抗戰最英勇貢獻特大的解放區人民的代表參加。

（解放日報三十日社論）

一群國特頭子 到牯和蔣介石開會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南京訊：國民黨特務頭子谷正綱、劉健羣、唐縱和曾經投日之陶希聖及吳鐵城、羅家倫、丁惟汾、鄭彥棻等近應蔣介石之召，由京前往牯嶺，與蔣舉行各種會議，其中谷、唐等五人已於昨日返京。

民族工業家張絅伯氏 痛斥少數官僚財閥 刼奪全國財富

（新華社延安廿九日電）上海人民代表、上元企業公司董事、美科藥廠董事長張絅伯氏頃在週報發表「全國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一文，指出七七以後，官僚軍閥集中財富有三個步驟。「七七」事變後，中國官僚軍閥利用職權，囤積交通操縱，壟斷商業，操縱市面，積極借統制名義，將人民的人力物力均飽入私囊，實是將國家財富化爲私有的第一步的集中。第二步，是日寇在淪陷區將所有物資用最低價格和強迫手段從人民手中刼奪而來，集中在幾個大城市，僅上海一地，大小數千倉庫，個個堆積如山。張氏又指出第三步集中，是在勝利以後，他說：「去年九月日寇投降，從天上地下來的接收人員，一到上海，見了滿倉滿庫的物資，敵僞所移交或高價大廈工廠商行以及汽車，真是五光十色，閃得眼紅，如狼虎撲羊，你搶我奪，明搶暗奪，不顧名義法律，先下手爲強，一塌糊塗，時將一年，政府從未公開宣布，日寇集中之大量財富，遂爲官僚軍閥垂手而得，人民冷眼旁觀，名之曰『刼收』。」張氏說：「官僚資本早已形成，他的發展路綫是首先是將民間輿論機關文化機關交易所等在商業上有深厚基礎者，美其名曰「加股」，實則『歸其收』，然後再接收敵僞的公司商號工廠金融機關，內容殷實者歸爲「國營」，將破爛不堪者向商民標賣，叫人民化錢收買。後方工廠的抗戰功勞被一筆勾銷，不予救濟。甚至他們爲找出路，不惜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勾結，如開放內河航權，修改公司法，喪失國家主權亦所不惜；於是價廉物美的美國貨物排山倒海而來，這就是官僚資本一變而爲買辦資本，與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者的先鋒。」張氏稱：「總之，全國財富已集中在幾個大都市，而都市中的財富，無疑的又集中在少數官僚軍閥手中。貪污腐化，營私舞弊，已侵蝕到行政和軍事機構任何一個角落裏，已到了壓榨崩潰的程度，好比人體中周身血液亂流，集中在一部，最後變爲臌血，試問危險不危險？」張氏認爲「中國財富分配的畸形現象，可謂古今中外無與倫比，重新分配的問題已刻不容緩」。關於分配財富，他提出三條路：「第一，是批發國難財勝利財者快覺悟，自動將所得的不義之財拿出百分之六十救濟難民，還是上策，但也是幻想。第二，政府迅速制頒重征財富政策，對他們加以法律制裁，將他們非分所得儘數吐出來，這是中策，然而政權中的負責人也是與他們合謀的，不會成爲事實，所以免不了要走最後一條路，就是到了人民忍無可忍的時候，揭竿而起，流血革命，這當然是下策，應極端避免的。但觀察大局，恐怕還是走這一條路。不到黃河心不死，真是可悲之至！」

× × × ×

三日國際 ★

二十一國和平會議在巴黎開幕

二十一國和平會議，於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在法國巴黎盧森堡宮正式開幕了。法國總理比道爾致開幕詞，表示歡迎與會各國代表。遂後，通過選舉比道爾爲臨時主席，杜巴爾克爲秘書長。比道爾提議成立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由澳洲、蘇聯、巴西、捷克、阿比西尼亞、荷蘭等七國組成。三十日成立議程委員會，三十日下午開始討論一般問題。

和會的主要任務，爲考慮四外長會議對意、羅、匈、保、芬五國的和約草案。外長會議已經在七月十二日完成了和會的準備工作，對於大多數和約草案以及最重要的條文已達一致的協定，因此，這次和會的任務是審查和約草案，具體製訂。對於外長會議尚未解決的各項問題，如關於賠償、聯合國的破壞等問題，也可在和會上提出建議。

蘇捷談判圓滿結束

七月二十二日開始的蘇捷談判現在已告結束，雙方規定捷克境內，戰時蘇聯從德國手裏所收過來的化學廠等，現在由蘇聯無代價交與捷克，對於在捷克國外的蘇佔領區內，捷克各民族的財產，不論原來屬於個人或團體的，蘇聯同意一同承認爲捷克財產。另外雙方同意把過去的臨時商約改訂爲長期商約，雙方並簽訂建立航空交通的協定。鐵路交通協定也在製訂中，不久就可以簽字。

印度百萬人罷工遊行 共產黨紅旗多處飄揚

印度加爾各答城，在七月二十九日，爆發規模最大的一次罷工遊行，參加的有一百萬人，共產黨的紅旗在城內很多地方飄揚，各工廠及各商店都完全停工，舉行示威遊行的行列長達數英里，罷工遊行行列最後參加共產黨工會所舉行的會議，沿途高呼口號，各處警察改變了從前的態度，並不干涉遊行隊伍的前進。

要聞簡輯

△七月二十六日，爲波茨頓宣言簽字一週年紀念，日本東京報紙多發表社論，對日本的民主發展的遲緩，表示不滿，並譴責「保守勢力阻礙日本的民主化」。

審判日本主要戰犯法庭上

日本戰犯氣燄瘋狂 秦德純丟醜停止作證

七月二十二日，東京審判日本主要戰犯，頭一個提出來的，就是殺害中國人民的劊子手特務頭子土肥原，他被控爲發動盧溝橋事變的主謀者。中國方面出庭作證的，是南京政府的國防部次長秦德純等。土肥原的辯護律師提出三條理由，強欲說服秦德純，叫秦承認：一、盧溝橋事變平靜後，中國方面首先恢復作戰。二、戰前華北匪盜猖獗，日本兵站必須增強兵力。三、依照庚子條約，日本軍隊有權在中國國土演習。拿這種理由企圖證明日本侵略中國的合法性。秦德純拒絕承認，但他又提不出來有力的駁斥。二十四日，秦德純所談更加暴露不對馬嘴，竟被被告律師斥以「所答非所問」。二十五日被告律師又繼續向秦反問，秦竟怒而不能作答。據合衆社稱，日本大戰犯前首相東條，當時對這位秦「將軍」與土肥原律師的對話，聽了也不禁哈哈大笑。據中央社承認：因爲秦德純經被告律師四天反覆詰問後，不能作答，已停止作證。可見日本戰犯氣燄的瘋狂，也可見國民黨「將軍」之愚蠢無能到極點了。

資料　五國參加與退出軸心戰爭年表

意大利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對英法宣戰，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對南宣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對蘇宣戰，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對美宣戰。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英美蘇三國政府與意政府簽訂休戰協定（去年的波茨坦會議上，美蘇英三國政府追認法國爲參加對意簽定休戰協定的國家之一），同年九月八日意國無條件投降，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三日對德宣戰。

羅馬尼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對蘇宣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對英美宣戰，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羅政府接受蘇美英三國所提休戰條款，同年八月廿五日對德宣戰，同年九月十二日與蘇美英三國正式簽訂休戰協定。

保加利亞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對希臘宣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對英美宣戰，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蘇聯對保宣戰，同年九月九日保停止對蘇作戰，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與蘇美英三國政府簽訂休戰協定，同年十一月十日與日本斷絕關係。

匈牙利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對蘇宣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對英美宣戰，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被德佔領，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與蘇英美簽定休戰協定。

芬蘭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對蘇宣戰，同年十二月六日宣佈對英宣戰，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對蘇停戰，同年九月十九日與蘇英簽訂休戰協定，同年九月二十日與匈牙利、克洛提亞、斯洛代克斷絕關係，同年九月二十日斷絕關係。

副刊

黑老鴉炮（民兵小故事）

雨後的晴天是格外的涼爽，民兵們荷着人民給予他們的任務和地雷，到處尋覓敵軍要經過的路途和山頭，終於找到了敵人每次到張家咀搶糧必佔的機槍陣地。這是一個高而圓的山包，在七月八日的深夜裏，臨縣的民兵第一隊就在這個山道上埋下了他們的子母雷（一個大雷當中一個雷四週許多小雷），四週的道路上也用雷嚴密的封鎖了，拉雷的人和手榴彈手互相呼應着，耐心的等敵人出來。鮮紅的太陽露出了山頭，敵人的刺刀閃着光，向張家咀疏散的前進。手榴彈響了，敵人垮下去，接着又是反衝鋒：機槍響了，民兵靈活的向後轉移，敵人的機槍壓上了山包，咯咯咯的叫，接着便是轟轟轟的幾聲，山頭上揚起了激烈的火花，一個該死的頭軍就在這緊張鬥爭中爲閻錫山白白的死去了，民兵們高興的叫起來，當地老鄉看見，不知道這是什麼武器，只是叫喊着：「看！八路軍的黑老鴉炮真利害！」（劉恆榮）

表晉西南（快板）

這是從晉西南人民流傳中搜集記錄下來的民謠，很生動的反映了在閻偽統治下晉西南人民的苦痛和希望，這是一篇很好的羣衆的創作。——編者

晉西南，地方小，閻錫山綠他的人馬少。
想辦法，就抽丁，三人要拔一個兵，
四十七，至十八，若不當兵就要抓，
抓住人，必打罵，先問你今年有多大。
老的小的都不行，總要打的合年齡，
七十歲打成四十七，十六歲打成二十，
百姓抓下好幾千，一捕到還下就訓練。
抓的兵，要偷跑，一下子圈了幾十家。
白天看、黑夜圈，好像犯人坐了監。
沒吃喝，不能幹，[illegible]
[illegible]
要的加百一，百姓搭不上鍋，十家就有九家光；
人民慘的上吊哩！糧食總是要要哩！
男的哭，女的號，[illegible]
閻錫山，錯的多，他總不說自己的過。
弄下這樣不發嘔，又實行土地村公有；
大個傻，小嘴嘎，土地佔了多少畝！
他把土地歸了公，又叫老百姓給他耕。
老百姓，都不要，窮的老閻發了燥。
[illegible]
晉西南的人拚上命，老的小的都不動。
糞不拾，尿不担，屎尿流下一大灘，
不說耕，不說種，一天一天的和他撐，
男女老少不幹啦，反正光景不算啦！
十家九家跑光啦，地裏的田也荒啦！
八路軍，活神神，快來這裏救人民！
×　×　×　×
「兵農合一」聚寶盆，聚來聚去沒有人！
他的兵，沒紀律，才搶姦淫樣樣行，
東邊出來西邊竄，要吃要錢胡幹；
在出誰要不在村，一定是參加八路軍；
沒收地，沒收房，不讓他家裏的人吃；
到了公所去派飯，不吃小米要吃麵；
麵條切的長長的，餅子烤的黃黃的。
又要菜，又要鹽，吃到了，要到完！
送的飯，常嫌少，放下一攤吃不了！
端下的，都奈上，百姓不敢[illegible]！
送上好飯還嫌辦，飯不好了就瞪眼？
不是打，便是踢，打了碟碟摔了碗。
老閻盡是瞎胡搞，還說老百姓都不好。
不能辦，強要辦，晉西南弄了個稀巴爛。
說了這些還不算，誰了太原當漢奸，
大家應該和他幹，收拾這些王八蛋，
努力幹，求解放，咱們才能過太平年。

幾句土語註釋：插——編。闖——坐監。不發嘔——不要臉。撐——反抗。嘎——弱。

洋冰　建勳記

李有才板話（八）

趙樹理

（張得貴）

廣聚領了恆元的命，把一座廟院分成四部分：東社房上三間是村公所，下三間是學校，西社房上三間是武委會主任室，下三間留作集體訓練民兵之用。

民兵動員起來了，差不多是老槐樹底那一把子，常和廣聚鬧小意見。廣聚覺着很難對付。後來廣聚常到恆元那裏個數去，慢慢就生出法子來。比方廣聚有制服、家祥有制服，小元沒有，住在一個廟裏覺着有點比配不上，廣聚便道：「當主任不可以沒制服，回頭做一套才行！」隔了不幾天，用公款做的新制服給小元拿來了。廣聚有水筆，家祥有水筆，小元沒有，覺着小口袋上空空的，家祥道：「我還有一枝，回頭送你！」第二天水筆也插起來了。廣聚不割柴，家祥不割柴，小元穿着制服去割了一回柴，覺得不好意思，廣聚道：「能攤多少？派個民兵割一點就夠了！」

從此以後，小元果然變了，割柴派民兵，扭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當主任。他叔父老陳，見他的地也荒了；一日就罵他道：「小元！看你近一兩個月來像個什麼東西！出來進去架兩條胳膊，[illegible]水也不能扭了，柴也不能割了！你去受訓，人家大家給你把苗鋤出來，如今一半穗了，你也不鋤二遍，草比苗還高，看你秋天吃什麼！」小元近來連看也沒有到地裏過，經老陳這一罵，覺得應該到地裏看一看，吃過飯往地裏走，到村裏，正碰上家祥吃過飯往學校去，家祥含笑道：「鋤地去啦？」小元紅了臉，覺着不像個主任身分，便道：「我到地裏看看！」家祥道：「歇歇再去吧！」小元也不反對，跟着家祥走到廟門口，把鋤放在門外，就走進去跟家祥廣聚閒談起來，直談到晌午才回去吃飯。吃過飯，總覺着不可以去鋤地，結果仍是第二天派了兩個民兵去鋤。這次派的是小順跟小福，這兩個青年雖然也不敢不去，可是總覺着不大痛快，走到小元地裏，無精打彩慢慢鋤起來。他兩個一邊鋤一邊談。小順道：「多一位菩薩多一爐香！成天盼望主任給咱們抵些事，誰知道主任一上了台，就跟人家混得很熱，除了多派咱幾回差，一點什麼好處都沒有？」小福道：「頭一遍是咱給他鋤，第二遍還是咱給他鋤！」小順道：「那可不一樣；頭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們大家情願幫忙；第二遍是人家陞了官，不能鋤地了，派咱給人家當差。早知道落這個結果，幫忙了省點氣力不能睡覺了」小福道：「可惜把個有才老漢也擠走了，老漢要在，一定要給他編個好歌！」小順道：「咱不能給他編個試試了」小福道：「可以！我幫你！」給小元鋤地，他們既然有點不痛快，所以也不管鋤到了沒有，留下草了沒有，只是隨手鋤過就是，兩個人都把心用在編歌子上。小順編了幾句，小福也給他改了一兩句。又添了兩句。結果編成了這麼一段短歌：

「陳小元，壞得快，
當了主任變氣派，
改了穿，換了戴。
坐在廟上不下來，
不扭水，不割柴，
蹄蹄爪爪不想抬，
逼着鄰居當奴才。」

小福晚上悄悄把這個歌唸給兩三個青年聽，第二天傳出去，七家都唸得個熟，小元在廟裏坐着自然不得知道。這還都是些小事，最叫人可恨的是把喜富賠償羣衆損失這筆款移到武委會用了。本來喜富早兩個月就過了悔過期，出來了，只是縣政府把他應賠償羣衆的款算了一下，就該着三千四百餘元，還有幾百斤麵，幾石小米，這東西有一半是恆元用了，恆元就着人告訴喜富說暫且不要回來，有了機會再說。

恰巧「八一」節要檢閱民兵，小元跟廣聚說，要做些掛包、子彈袋、炒麵袋，還要準備七八個人三天的吃喝。廣聚跟恆元一說，恆元覺着機會來了，開了個幹部會，說村公所沒款，就把喜富這筆款移用了。大家雖然聽說喜富要賠償損失，可是誰也沒聽說賠多少數目。因爲馬鳳鳴的損失也很大，遇了事又能說兩句，就有些人慫恿着他去質問村長。馬鳳鳴跟恆元們混熟了，不想得罪人，可是也想得賠償因此，着大家的推舉也就答了。但是他知道村長過是個假說，所以去找恆元。他用自己報告消息的口氣說：大家對這事情很不滿，將來恐怕還要討這款！」老恆元就猜透的心事，便向他道：這事怕不好弄，村公真正沒款，也沒有日了，內五天就要用，以幹部會上才那樣決，你不是也參加過了，不過咱們內裏人好商量：你前年那一場事一共破費多少，宅頭他另外點數賠你你！」馬鳳鳴道：「我也不說那個啦，不過他們：」恆元攤他的話道「不不不！他不賠我不鬧意他！不信我可黏川來！咱們都是個部，不分個裏外如何行？」馬鳳鳴見自己不了客，也就不說什了；別人再發退也從不動他了。（未完）